

兩漢鴻文卷之七

太史顧瑤屏錫疇評選

男

顧諝明

瑩

叅訂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

正指盛德處

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

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非胡隨畜薦

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拜

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

兩漢鴻文卷七

對

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

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

明而不專建三官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

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

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

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

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

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

咳吐珠璣
字字振響

國朝書
大清圖
天閣書
門人徐漢臨開雍

白麟奇木
似非偶然
終軍所對
不無附會
胡越內附
羊中耳

於神祇而獲獸以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
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首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鵬退飛
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
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
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
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

林次崖曰文不經思而節度音節不失尺寸真天

與之奇才也

兩漢鴻文卷七

對

二

歸震川曰終軍誠奇才然白麟奇木之對諛詞耳

胡越內附所謂不幸而言中也使舉白露兼

葭之詩而告之則軍豈直一文士哉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營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凌次崖曰棄繻請纓皆慷慨壯節少年英氣所發也

不直致其
情而必致
其詞如詩
比興之類

兩漢鴻文入卷七

對

四

臣聞悲者不可為索，愀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煦漂山，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兩漢。鴻文入卷七。

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壅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蠹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廳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凡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首。疾首臣之謂也。

蔡虛齋曰愁腸盈襟悲思滿紙讀之一字一淚

唐荆川曰六朝文之濫觴

顧端屏曰情事激切累累如貫珠然藩王告君亦
自有體自比於文王孔子又自列於兄不已
悖乎

兩漢鴻文

卷七

七

五

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有五兵何損於亂

無五兵無救於亂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攻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耨鋤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兩漢鴻文

卷七

對

六

至於赭衣寒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

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謀。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林次崖曰：道理旣勝而詞又足以發之，宜公孫之誣服也。

顧瑞屏曰：明而切簡而健辨，難正不在多言。○歸重教化，尤見根本之論。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許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淹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陳明卿曰。可鑄鐘鼎之文。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今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徐漢臨曰五六行疏便道盡千古吏治若使宋人

爲之雖累紙猶不盡也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

胡思泉曰：危言釣奇，汲長孺之所羞也。然理實如此。君子不以人廢言。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繼。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與。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兩漢鴻文

卷七

書

十一

湯若士曰清文雋旨讀之殊不能釋手

不籍年日
一漆去尤
昇筆力

不紀中境
入梁事蹟
下而岸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

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兩漢鴻文 卷七 七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請

劔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

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

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

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辨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

稽守稽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十三

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

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

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

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

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

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

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

毋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

託伏八千
人案為後

以八千人

渡江及與

亭長言江

東了弟八

千人亦本

項梁始事

已定江東

而渡江西

故後來生

出許多東

西字

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

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項梁渡淮援入又迎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

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

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

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

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

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

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

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

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宋史公欲
羽立義帝
以後氣魄
一日盛一
日衰
以後氣魄
日此是紀
中大綱等
主其開
合馳驟處
其有暗
此陸之原

太史公復
揭項梁起
東阿數句
正見項氏
輕秦驕也
之故且爲
下文敗軍
張本

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
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
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

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
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

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

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

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

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十五

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

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

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薛

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

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

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

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

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

平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仰免歎疾行

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

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

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

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

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

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

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

兩漢鴻文 卷之七 紀 六

鹿之北此所謂河東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

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

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

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

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

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

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

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

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

置於北之

軍句是斷

文法又好

更端

以羽為魯

公封長安

侯

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虬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七

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

敘軍中程
與據立情
事如掌

項羽最得
意之職太
史公最得
意之文

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獅子冠軍。威震楚國。各
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
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
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
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
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
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
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
動天。諸侯軍無一人人憚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十八

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
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
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
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
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
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

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

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
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
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
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
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
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
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
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
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九

僂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
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
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洹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
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
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寫言通直
何者而茲

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
卒異時故縣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

秦史卒秦史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

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

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

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史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

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

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七餘萬人新安城

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

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

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

兩漢鴻文

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

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

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

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

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

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

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

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

先提出二
其所在下
文敘事了
然

問答處百
世下如日
九

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
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
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
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
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
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
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
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二十一

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
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
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
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敵倍德也項伯許
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
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
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
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
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

致鴻門事

正歷如日

金卷

卷十

九

紀坐久詳
悉如畫

斨喻入衛
沛公皇急
狀種種如
掌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欲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

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

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

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

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

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

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十一

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

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

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

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

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

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

嚮立曠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項王按劍而

踞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

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

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者。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

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會夏候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

下道並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
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
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
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
斗盃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
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
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二十四

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
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
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
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
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
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
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

乎羽分主
天下一任
愛憎故太
史公連用
故字因字
撰寫之
太史公序
次論將功
與其定封
處最錯綜
却又整齊

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撰○寫○心○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

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

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

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

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

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

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五

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

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

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

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招張耳素賢又從

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

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

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

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

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徙

荼

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
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
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
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成安君陳餘奔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
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
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
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六

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
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
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
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
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田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
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
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
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

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

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防田榮降卒擊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

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紹漢書作劫亦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

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

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

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

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

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

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

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天

木發屋揚沙石窮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

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

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

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

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

急不可以驅奈何奔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

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

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聞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

此天意之當以人事論

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

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

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

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救齊立田榮子廣

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

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

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

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

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无

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

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

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

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

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

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

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

蘇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

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闕漢王安在

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

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愾公謀曰反國之王難

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

曰若不也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

苛并殺愾公漢王之出滎陽兩走宛葉得九江王布

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

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

兩漢鴻文 卷七 禮 三

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

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

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

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登河內使劉賈將

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

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

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

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

按高帝紀

使劉賈佐

越燒楚積

聚羽迺令

曹咎守成

臯自引兵

定梁漢破

各兵汜水

是事而

北紀惟前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

楚無殺得
今答字之
也攻漢書
紀傳自明

遠用三不
敢字模寫
威猛如回

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
翁則幸分我一栢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

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

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

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

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

兩漢鴻文 八卷七 紀 三十一

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

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

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

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

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

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
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
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

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十一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劉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

篇中凡八用當是時字作轉換提醒最妙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蓋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

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

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兩漢鴻文 卷七 三三

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黥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黥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詰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

項下樓
河非

敘事何等

節奏

垓下歌悲

壯烏咽與

大風各自

排寫帝王

與文氣象

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
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愴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
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
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
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
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四

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
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
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
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
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
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矣願爲諸
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
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
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

發用二十
四騎字不
覺重復

與樓煩挑
戰事相類

故事得人
情自動人

騎馳下期出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
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
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
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
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

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

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五

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
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
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

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
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

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
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鬚曰此項王也

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

自刎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相踐踐爭項王相殺者

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

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

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

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

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

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

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皐侯

兩漢鴻文 卷七 紀 三十一

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

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讜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

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

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

太史公字

法變換不

一若此紀

則專用已

字乃字則

字及亦字

又字且字

果字

太史公贊

羽亦重瞳

二句此則

別加他語

以補書中

無重出者

此也

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升菴曰項羽紀尤見太史公筆力

王弼州曰力拔山氣蓋世啞啞發萬馬廢目重瞳
劔如虹挺一奮膠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
原灰秦宮列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僅
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未足酌六王之魄
王旣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其絕命
於大江之滋此固天巧之嘿會而區區腐儒
兩漢鴻文 卷七 批
猶曰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歸震川曰拔山蓋世之氣衰颯嗚咽之象史家敘
得如畫反覆讀之猶覺紙上淋漓未乾也

